

父親的詩歌

宗 珮

編者按：宗孝忱先生於民國六十八年

五月十二日謝世。江蘇國學大師韓國鈞曾稱讚他的詩文譽為：「上窺唐宋，卓然有成」。他的篆書成就之大，于右任詩曾譽為：「先生篆勢古之狂，落筆神奇又蒼蒼；民族精光憑寄託，從容放射太平洋。」這篇文章，是宗氏女公子宗珮女士，為紀念他父親而作，情文並茂，值得細讀。

十多年前，有一位海外華僑，對父親十分仰慕，這位華僑是中外畫報的記者，他曾經讀譽父親為詩、書、文三絕。經常寄些小禮物送給父親玩賞，並且以門下生自居，這層關係一直延續了十多年，可惜未謀一面，父親就去世了，十分遺憾。

這位記者先生可算是父親最忠實的崇拜者之一，也可以說是一位知音。

父親的詩不但功力深厚，可媲美杜子美（甫）而且讀其山水詩有如身歷其境的感覺，其餘的詩則想像力特別豐富，感情異常豐富，有些詩則幽默詼諧，讀之使人莞爾。我讀父親的詩，只覺週身舒暢，頭腦清新。

效錄父親的秦關鴻雪山水詩，五言絕句數首如下：

石 門

當前第一關，大石成門戶。人力不能為，倘亦巨靈斧。

桃林坪

桃林渺何處，坪仄賸顏垣。鳥語花香日，在昔是仙源。

毛女洞

一洞何幽深，苔蘚覆危磴。可有鼓琴聲，古調吾能聽。

雲頭石

當頭一塊石，如雲支兩壁。杞憂自中來，惟恐遭打擊。

二仙橋

仰觀峯逼天，俯視壑無底。果能渡此橋，自爾非俗子。

擦耳崖

峯側本無徑，鑿孔踵難容。畏縮全兩耳，身如貼壁蟲。

茲將此六首五言絕句分析如下：

石 門

「當前第一關，大石成門戶」，何其雄壯偉大，「人力不能為，倘亦巨靈斧」，此二句則想像力最為豐富，人力是辦不到的，想必要有一巨大靈斧。全詩簡潔扼要，具原始的古拙趣味。這首詩可謂氣魄雄混，有大氣磅礴之概。

桃林坪：「桃林渺何處，坪仄賸顏垣」。

桃花林是很渺茫的不知在何處，坪仄賸顏垣；如今只剩下坪仄的斷牆顏垣，使人引發思古之幽情。「鳥語花香日，在昔是仙源」。想像中昔日鳥語花香日，一定是桃花源的仙境，如今只落得斷牆殘垣，令人不勝今昔之感。

毛女洞：「一洞幽深，苔蘚覆危磴」，此

一幽暗而深遠的洞，是很少人到的，第二句就可看出苔蘚覆危磴，磴上都生了苔呢。「可有鼓琴聲，古調吾能聽」。父親想像既然是毛女洞，一

定有一位仙女居住其中而且能彈琴，古調吾能聽想像一位仙女居住山洞中彈琴，琴聲都是古調幽雅而動聽，這是多麼優美的境界。雖然是一個生了苦的山洞父親的詩句能將它美化成仙境，這是普通的世俗詩人所絕對想不到的，而且十分想往那位毛女洞的仙女在洞中彈琴給他聽，父親定能欣賞多麼親切有人情味。

雲頭石：「當頭一塊石，如雲支兩壁」，此兩句詩是多麼驚險的鏡頭，下面的兩句實在妙不可言；幽默詼諧讀之使人大笑不已，「杞憂自中來，唯恐遭打擊」，杞人憂天在此處得到印證，父親的膽子子很大，因為華山是很高的，為我國四大名山的西嶽能登華山都是有豪興有膽量的。據說要三天兩宿才能到山頂，而且處處都是十分驚險。父親也可以說是十分謹慎的人，如杞憂自中來唯恐遭打擊。

二仙橋：「仰觀峯通天，俯視壑無底」，兩種完全相反的形勢，在父親的筆下描寫得多麼逼真，多麼貼切多麼驚險萬狀，「果能渡此橋，自爾非俗子」，能到此處來的人，一定是雅人高士，凡夫俗子，終日為名為利而風塵僕僕，絕無此雅興，來到深山之中，探幽覽勝。

擦耳崖：「峯側本無徑，鑿孔躡難容」，這一驚險鏡頭可以媲美臺灣的橫貫公路尤過之無不及，據父親說走這條山路，必須扶着一條鐵鍊慢慢走。一不小心，就要墜下萬丈深谷，當年韓退之來到此處，大哭不已，既不敢上又不能下，實在是進退兩難。下兩句，讀之令人莞爾；「畏縮全兩耳，身如貼壁蟲」。由此兩句可見山路的

狹小，走路時身體都要畏縮着走，否則連耳朵都不能保全而遭崖石擦傷，身如貼壁蟲，就是壁虎之類的爬蟲，實在幽默之至。所以說父親也可說是一位幽默大師。下面是秦關鴻雪中的七言絕句三首

遊華偶成

不上華山枉入秦，勝游得伴肯因循。
要尋玉井蓮生處，藕似方船花似輪。
乘輿如在畫中遊，行盡陂陀涉澗流。
邂逅江南三雅士，青柯坪上小勾留。
北峯幽絕記雲臺，一宿凌虛亦快哉。
道士愛書憑換酒，山風盪入筆端來。

效將「遊華偶成」七言絕句分析如下：

「不上華山枉入秦，勝游得伴肯因循」。華山為我國西嶽，高二千九百公尺，廣數十里，如果去陝西遊歷，不上華山，實在是很遺憾的事。遊華山必須要有二、三知己，在遇到驚險的鏡頭時必須互相慰勉，否則無此勇氣與毅力攀登的。「要尋玉井蓮生處，藕似方船花似輪」，山上有一口巨大的石井，裏面的荷花好像車輪那樣的大，蓮藕像船一樣的大，都是石頭的，這樣的景色是多麼的壯觀，多麼值得觀賞。

「乘輿如在畫中遊，行盡陂陀涉澗流」。人坐在轎子中好像在圖畫中遊歷一般，行盡了山坡地又來到了溪澗，別是一番情趣，山水娛人，人樂山水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，唯有仁與智皆全者，則既樂山又樂水。邂逅江南三雅士，「青柯

坪上小勾留」。遇到江南的三位雅士在青柯坪作一個小勾留。

「北峯幽絕記雲臺，一宿凌虛亦快哉。」父親宿在華山的最高峯，據父親說華山上的古松很多，夜間只聽到北風呼嘯，松濤起落之聲，不絕於耳，這也是人生難得的奇境，想像起來既可怕又雄壯。「道士愛書憑換酒，山風盪入筆端來」。華山的最高峯只有道士居住，道士也能有文學修養，尤其喜歡父親的字，不時拿酒來換父親的字，父親並提了「拔天倚地」四個字，道士將此四字刻在崖壁上永留紀念。

感懷詩七十述懷茲錄三首如後：

余生幸及承平末，就傳十年入黨庠。
萬志異人耽筆硯，孤懷達俗嗜文章。
直將歌哭風塵老，豈信流離歲月長。
四海朋遊咸薈萃，同庚長楚待還鄉。
烏奕家風李漢初，一門忠武耀鴻都。
南陽名蹟存天錄，東浙先芬啓義烏。
破浪功宏昭千里，渡河聲壯奮三呼。
海虞尚有唐賢墓，宰相流傳世系圖。
師友淵源未易忘，愴懷無復舊門牆。
高賢久待公沙穆，古寺相逢顧野王。
一識荊州身價重，頻從繪水倡酬忙。
少年抗席文章伯，老大無成枉自傷。
父親的感懷詩因歷盡滄桑，飽經風霜，人生哲理甚深，我覺得父親的七十述懷第一首是說他一生喜愛寫字作文章。同時又希望能及時反攻大

陸，可惜在他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反攻大陸，十分遺憾。同時我又想到陸放翁的詩句：『他年恢復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』這兩句詩十足可以應用在我的身上。第三首是說我家的祖先宗忠簡公宗澤，宋義烏人舉進士，文武全才，官至宰相，忠於宋室，屢戰皆捷，父親以此自勉。第三首不忘業師沙健菴先生，沙先生是清季狀元，學問道德在家鄉無出其右者，父親受其熏陶，提拔教

誨，而作此詩以紀念之。跟隨父親學詩的人很多，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，為韓國的留華學生金忠烈，他所寫的詩都經過父親的修改潤澤。父親在年輕時，曾熟讀詩經楚辭，同時又對唐代的七絕七律，五絕五律等詩體有精湛的研究。我覺得父親的大部份四言歌訣，都甚接近詩經，因為內容醇乎其醇，而且古意盎然。五言詩以秦關鴻雪中的山水詩，描寫山水之美景，樸實自

庚申生朝感懷

吳俊升

艸州浮生八十年，老猶稱健賴先天。故台淒黯松楸折，母難重重涕淚漣。

生朝為母難日，先母葬南京雨花臺，其墓被迫兩遷，窀穸難安，又一難也。

清寒家世莫為先，四代舌耕守一畝，樂育英才資國用，後生多少勝前賢。

事功學問兩無成，歷劫何堪說苦辛。不忝不求心自泰，天涯留得自由身。

自甘淡泊不憂貧，陋室蝸居自有春。且喜桑榆娛晚景，行吟時在大洋濱。

現寓美國西部濱太平洋

汪洋萬里望鄉關，何日重光得再還。鼎沸神州容袖手，雖臻暮齒愧休閒。

教育文存百萬言，作人哲理待重溫。中西眾派期融會，德義知行欲俱尊。

家人子女晚相依，老邁異邦與世違。猶有丹心存魏闕，平生志事未全非。

多謝親朋慶賤辰，詩文頒錫竝多珍。異邦異俗難為壽，薄酒爭如故舊醇。

然不尚雕琢，並且詩中有自我的存在，換句話說有他自己的主觀。他的人生境界頗似東晉之陶淵明，比起南北朝時代的山水詩始祖謝靈運，則大異其趣，因為謝靈運的詩過於雕琢，有傷於自然美景。全詩都是客觀的描寫風景，而沒有自我的存在，好像一個人裝飾得很漂亮，本身沒有主見，他的價值只是任人欣賞而已，讀之只覺得很美，但是十分空洞，好像缺少什麼似的。父親的山水詩，大部份注重自然之美，質樸之美、意境之美，父親本身就加了自己的主觀進去，如此不但當前的美景活生生的呈現在眼前，更使人有一種意想不到的更高尚的智慧與境界。令人回味無窮，使全詩灌注了生命，這就是一種永恒的「真實現」所蘊育出來的燦爛的花朵。茲錄三首五言詩如下：

玉泉

滾滾水奔流，跨石尋來處。

徑曲石填委，泉聲奪人語。

谷口

乘輿入深谷，四望盡崖壁。

隔絕人間世，翛然萬慮寂。

魚石

排空如鯨鯢，龐然具形跡。

來自飛魚嶺，本是山巔石。